

民谣记忆

古交民谣

马明朋

古交民谣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变化,如:“早见星星晚见灯,晌午吃饭不回村。白天一把锁,晚上一盏灯。上地一条龙,干活一窝蜂。种的露骨地,年年吃救济,夏天歇凉凉,冬天晒阳阳。卖力受苦的三四分,指东画西的七八分,摇摇摆摆的十分工。”“洋槐树开花乱纷纷,为朋友要选个知心人。西葫芦开花头对头,别为朋友结下仇。锅里头开花下不上米,烂羊皮袄也不嫌你。牡丹开花黄心心,越看小妹越亲亲。黄瓜开花上了架,至死也别说拉倒的话。梨树开花圪枝枝多,你的心眼儿比我多。石竹子开花红千层,你是哥哥的称心人。石榴子开花颜色深,为下个小妹痴情人。马莲草开花根连根,死活不离我心上人。”

不论旧民谣还是新民谣,都体现了古交人民风淳厚、诙谐机智的性格特点。



回忆当年卖苇子

郝妙海

苇子,曾是太原南部郊区汾河两岸大面积种植的一种经济作物。在苇子产区,每年秋末冬初,当其他农作物的收获接近尾声时,村民们便可腾出手来割苇子、滤苇子了。待苇子收回并整理完毕,就进了腊月门,该准备过年了。

苇子的主要用途,是编席子。编席子,在苇子产区,也是一种因近水楼台而形成并传承已久的传统手工艺。然而,由于各种原因,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这一带苇子产区的村子,在苇子收获以后,却是除部分村民加工少量席子以自用或逢集赶会时零星出售外,大批的苇子都卖给了北路(当地将黄寨以北的原平、崞县一带称为北路)人。

当年,由于我村(今晋源区武家庄)的苇子秆高皮韧,在北路很有名。而那时河西地区通向北路的官道,就从我村村东侧通过。自然而然地,我村就成了本地区较大的苇子集散地。因此,当时村内经营苇子的苇场,大大小小就有十几个。每到冬季,这些苇场便将周边甚至河东一些村子的苇子买回来,然后倒捆、整理后垛起来,等待买主上门。据老人们回忆,当年来村里买苇子的,主要有原平的荣华村,崞县的子干村,张庄等八村,以及定襄的陈家营村等。届时,这些村的马车会集队而来,将苇子买回去后进行席子加工。除现金交易外,他们有时也会带一些当地的土特产,如莜面、绿豆、胡麻油、梨等进行交换。有些买卖顺当的,当天就返回去了。有些,则需在村内停留一两天。这样,村内便应运而生了好几个车马店。

整个冬闲季节,村里的年轻人用推车从外村往回运苇子,在苇场倒捆、整理苇子,给北路马车装苇子,能额外打闹一些零花钱。而推苇子、装苇子,既是苦力又是技术的活儿。装一辆车可挣2块至3块银圆,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。

新中国成立,农村实现合作化以后,国家将苇子和席子划为二类战略物资,一律由土产部门统购统销,苇子便不能自由买卖了。而太原的土产部门将苇子收购后,长途运输到北路,加工成席子后再拉回来,耗资费力还不方便。于是,上世纪50年代后期,太原市土产公司开始号召并支持苇子产区的农业社(后来的生产队)自己加工席子。从此,传统的编席技艺在这一带迅速普及。有苇地的村里,几乎每家每户都利用工余时间编席子。直到苇地彻底消亡的30多年中,这项家庭副业,都是苇子产区生产队一项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初冬一个周末的午后,溜达到小镇附近的村子闲逛。看到一户久不住人的小院,院墙坍塌了一半,原先高大的铁制院门倚着墙躺在院内一侧,代替铁门的,是差不多一人高的刺扎门。看到这一幕,我恍惚回到了并不遥远的过去。

刺扎门,又叫刺插门,在洪洞方言里指以刺扎成、插成的门。洪洞地面上,山地、丘陵、河谷阶地占到了四分之三,盛产刺柴的酸枣树、枣树、皂角树,很容易就满足了制作刺扎门的需要。至于扎门用的粗粗细细的木棍,更不在话下——刺扎门就这样在晋南大地上滋生蔓延开来。

刺扎门一般为单扇门。左边一根椽子,右边一根椽子,就是门框。门的骨架,用的木棍可粗可细,粗者不超过椽子,细者粗过拐杖。四条木棍,两横两竖,钉子钉牢,或铁丝绞紧,就构成了门的骨架。如果需要,横、竖还可以再加木档,让骨架更结实一些。有了骨架,麻绳、草绳、铁丝,都可以充当扎刺的纬线。

刺扎门的门面用刺柴扎成。刺柴在冬天锯割为佳,酸枣树、枣树、皂角树的枝长硬了,叶脱落了,绒蓬蓬的。麻绳、草绳,或者八号铁丝贯穿在刺中间,仿佛

古交是个盛产民谣的地方。

“咸丰坐了十一年,口里口外种洋烟。十亩地,二亩田,留下八亩种洋烟。”“山药丝丝豆芽菜,二流子大烟鬼吃不开,痛下决心把前非改,快回头走到正路上来。”这些民谣真实反映了清朝鸦片对民众的伤害。

“拉锯、扯锯,舅舅门口唱大戏。请亲戚,唤女婿,不说理的外甥儿也要去。荷甚嘞,黄儿馍馍一篮子;穿甚嘞,花花袄儿绿裤子;戴甚嘞,狮子老虎帽帽缀上响铃子。”“清早起来呃鹊鹊喳,亲家公骑马到咱家。马拴在槽沿上,鞭鞭挂在门楼上。亲家公,你上炕,有几句话儿对你讲,你家女儿过门来,件件事儿不像样,洗碗不洗勺子把,扫地不扫瓮旮旯。叫她挽葱儿,她是满地拍蜂儿;叫她地里摘南瓜,她爬上山头瞭娘家。说得磨破嘴,就是不听话,真是气破肚,你说这该咋?”民谣幽默诙谐,口口相传,仿佛一幅民俗画卷。

抗日战争时期有《送郎参军》:“鸡叫天要明,送郎去参军。胸前戴红花,全家都光荣。家务有我管,不用你操心。但愿你学下真本领,一枪一个日本兵。”“姑娘媳妇脸抹黑,随身带着小包袱,米面锅碗全系好,黑夜住在山圪崂。”

五府营庙会

吴保元

俗话说,有庙就有会,有会必有庙。晋源区五府营村就有一座普门寺,因此五府营的传统庙会,自古延续至今,不但没有消失,反而越办越红火。

五府营庙会,以前只是在村里的一条较宽的路上举办,规模不是很大,但是近年来,山西省儿童医院在此设立了晋源院区,周边道路全部改造通车后,每周二的庙会越办越大。先是设在凤翔路上,后为方便村民购物,又将庙会改设在旧村落和新小区中间的雁栖路上。每周二早上6时许,就有商家来摆摊设点,从晋溪街到晋泽街,整条雁栖路上熙熙攘攘,人来人往,热闹非凡。满满当当的货物中,从日杂百货到蔬菜水果,应有尽有,还有许多城里不常见的土特产,尤其是现场制作的面包、蛋糕,现榨的香油、芝麻酱很受欢迎。庙会上好多蔬菜都是周边村子农民自己种的,纯天然、无污染。

五府营村不但有座规模尚可的普门寺,还有一座村民集资建造的佛龛,其对联为:“点香求来时代康,敬神永保百姓福。”充分表达了村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。村里还建有一个名曰雁栖园的小游园,村民可以在此休闲娱乐,舒适的环境,购物的便利,让生活在里面的村民有着满满的幸福感。



老物什

刺扎门

苏承慧



斌礼绘

成百的刺猬云集在一起,很有威力。

刺扎门的刺来源于木本,今年砍掉,明年还会长出来。刺磨损掉后,刺柴还可以拆下来,塞进炉膛烧火发挥余热。

周正一些的刺扎门可以有一人多高,最简陋的刺扎门连门框都没有,只是拿镰刀沿着门口横向布上一尺多宽的酸枣刺,无声地告诉访客:主人不在,有事再来。比这种刺扎门更简捷的门也是有的:拿一根椽子粗的短棒横在门口,懂礼数的人一眼看去就明白,门关着呐。

有简陋的,自然也有“奢华”的。在刺扎门靠近地面的部位横着装上一尺来高的铁皮,就可拒各种小动物于门外,给院落多一分安宁。在最底部横档的远端装一副轴承,推门的时候不需要再提起来,轴承“轧轧”作响,还扮演了门铃的角色。

刺扎门防盗,却不拒人。在乡下的人际交往中,刺扎门是明确的界,又是界而不隔的存在。刺扎门关着,邻居们有事情,就会在门外吆喝一嗓子:“xxx,在家吗?”主人要是在家,准会赶紧回答:“在,在,马上开门去!”